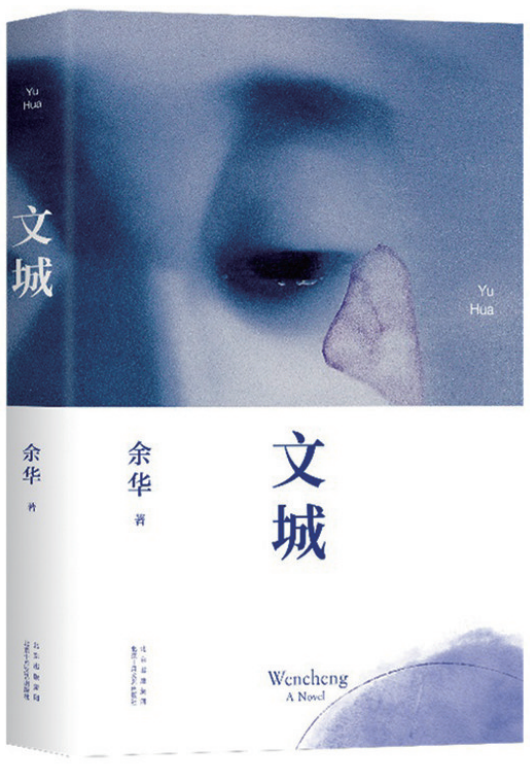
《文城》：总有一个地方叫文城

■ 旷发丽



文城，在哪里？余华的小说《文城》告诉你，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地方叫文城。然而读罢全书，又让你相信总有一个地方叫文城。

诗和远方，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诗是山间清风雾霭远山，是月撒西楼杨柳不言，是虫吟蛙鸣浊酒灯残，是，都是，又或者都不是。而远方所在之地更飘忽，多远叫远方？远方之外，还有远方。因此对于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地方，我们往往穷其一生都在追寻。而文城，在哪里呢？它与诗和远方一样，似乎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又似乎远在天边无可抵达。

这里是文城吗？

林祥福，一个北方男人，一个像杨柳一样谦卑像土地一样沉默寡言的男人，胸前怀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背上背着一个庞大的包袱，从北方出发一路南下，一路询问："这里是文城吗？"他走过千山万水，遭遇过龙卷风，冰雹雪冻，历经兵荒马乱，军阀混战，土匪打家劫舍……

他一直前行，一直询问："这里是文城吗？"

他一路南下，来到一个出门就遇水，抬脚得用船的地方。这里有人们快速说话的腔调，有蓝印花布的头巾，有木屐在石板路上的走动时像一片木琴般的声响，甚至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从身边飘然而过。"这里是文城吗？"林祥福抱着女儿站在一个叫溪镇的街上向人询问。

"这里是溪镇。"

"文城在哪里？"当没有人知道文城在哪里的时候，林祥福抱着女儿背着包袱，又一路南下沿途打听一个叫文城的地方，当然还是没有人知道，当听到的话语腔调越来越古怪的时候，他想放弃寻找的时候，女儿的笑，女儿双腿使劲试图站在他左手上的力量使他决定重回溪镇，因为那里有爱人的影子。

寻着一抹影子停留。"纵有万贯家产在手，不如有一薄技在身。"林祥福就靠着这一身的"薄技"，靠着木工手艺留在了一个叫溪镇的地方，寻找爱人小美，并陪着爱女林百家慢慢长大。

像杨柳一样谦卑的男人，寻着爱人的影子留在了溪镇，免费为每一户人家修门窗，只为寻找心中所爱。在这里开木器行，教孩子们读书识文，经历天灾人祸，最终死在残暴的土匪刀下。在运回北方老家的途中，棺材停留在小美的墓前……

原来，溪镇即文城。他一直在文城，一直在爱人生活过的地方。这是不是悲剧故事最可慰藉人心的地方呢？

最初，我们的生命像一粒微尘在黑暗逼狭的通道里游走，来到一个狭小的弹性空间停留，把母亲的肚子慢慢撑大，大到像气球般弹指即破的时候，这个小生命就会逃离这个束缚了他的小天地，带着哭声挣脱，来到一个敞亮的世界。在这个不好也不坏的世界里走一遭，努力地寻找，寻找一个叫"文城"的地方，无论你是否找到，最终都又回到一个逼狭黑暗的盒子化为一粒微尘。从尘埃里来，到尘埃里去，中间的过程都叫活着。活着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住在"文城"，一个有家有爱有温暖的地方。

在现实的小方格里，当时代的洪流推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出各自的选择的时候，愿我们都有一个叫"文城"的地方，能让我们甘心为之追寻，为之付出为之停留。

活着永远有希望

——读《农事生活》有感

■ 罗萍

收到了李岘闻老师从丽水寄来的散文集《农事生活》，脑子里闪现出一句话："时间不是距离，遥远不是距离。"接着就迫不及待地翻开，只见扉页上写着七个遒劲的大字：活着永远有希望。

《活着有希望》一文，是李老师当年发表在《今日青年》上的第一篇散文，也是促使我给他写信从而开启书信之缘的文章。

读完《农事生活》，我发现这本书并没有收录李老师已发表的文章，按说李老师获大奖或发表在大型刊物上的文章多达上百篇，随便拿些来就是一本很好的散文集。但李老师不愿吃老本，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一二。

还记得收到书的那个工作日，那天下班后我并没有急着回家，而是端坐在办公室里翻开了《农事生活》，一直看到天黑下来才拿着书回去。那几天晚上，睡觉前都是捧着《农事生活》，一边认真地阅读，一边在心里不停地感慨，还忍不住要和丈夫说道说道："等我看好了，给你看。李岘闻老师真的是不简单，他的经历非同寻常，他的文字质朴深沉，像他这样永葆农民本真的作家是越来越少了。他的文章没有一个煽情的字眼，但很多细节看得人心里酸酸的，有好几次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这么感人的？先讲点来听听。"

"李老师第一次跟着香菇客到离村子100多里的大森林里砍香菇树、放香菇，临走的时候，年迈的母亲送他到村口，嘱咐他一路小心，并拿出煮熟的两个鸡蛋对他说：再过20天，就是你18岁的生日了。到达目的地的当晚，因为天已经黑了，大家只能睡在地上露营。冬天他又跟着村民去大山里烧炭，有一次留他一个人守夜，晚上来了一只野猪，还好被他用猎枪打死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年的清明，当他颤抖着手接过包头递过来的血汗钱，眼泪已溢满眼眶。"

"想想看，我们的18岁，还坐在教室里读书呢！"丈夫听了也有同感。

"还有这篇《心灵深处》。那些年李老师白天在田间地头劳作，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写作。有一个夜晚，在破旧的木阁楼里，他读到一篇本省青年作家的散文，该文以独特的风格，真实的情感写出了一个大山深处的农民第一次进城所遇到的种种遭遇。读着散文，联想到自己的曲折心酸，李老师当即铺开稿纸给这个素昧平生的作家写信。告诉对方自己是个青年农民作者，自学写作多年，发表过一些文章，但迫于生活，对自己近十年的自学经历感到十分失望，请作家在百忙中指明一条路。如果认为像他这样的农民不该在文学这条路上硬闯的话，请如实告知！一个多月后，他收到了一封印有省作协字样的信件，信中写道：文学这条路是不好走，这得靠你自己的努力和自身的素质。有空的话，我想到你家看看你，因为你在艰苦环境中坚持这么多年自学，这本身就是一种无法表达的成功！那一年的芒种时节，有一天收工很晚，李老师挑着沉甸甸的一担稻谷回到家，只见自家的屋檐下站着一个陌生的男青年，原来他就是那位青年作家，专程从省城赶到山区。青年作家在李老师家里住了两个晚上，给他讲解了许多人生的道理，还和李老师一起去走访了一些山民。临走那天，那位作家从衣袋里掏出二百元钱，递给李老师说：区区200元，你有空的时候去县城新华书店买些写作工具吧。当时李老师差点流下了泪，但他没有收作家的钱。之后的好几年，那位作家从未间断地给李老师写信，鼓励他去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既不要放弃文学创作，又不能沉醉于文学梦中而忘了农事。尽管那位作家是一家大型文学刊物的编辑部主任，但李老师的稿子却从未在他编的刊物上发表。那位作家说，这是对李岘闻的另一种关心，它将激励李岘闻永远拼搏。"

诸如此类感人的文章还有很多，当时我一边读一边想着最好能写篇读后感出来，可惜感触越多反而越抓不住重点，思绪万千，不知从何下笔。读后感没写出来，总感觉学生没完成作业一样，一直不敢面对李老师。

后来我又一字一句地读了第二遍，读着读着突然意识到，其实李老师的散文应该一篇一篇单独写读后感，而不是整本书笼统地写。就在我有所打算的时候，浙江的疫情又露头了，于是只得暂时搁置。这一拖就拖到了现在。晚上我又拿起《农事生活》，合上这本书后，脑子里突然蹦出几句断断续续的歌词："可笑我在独行，要找天边的星——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崎岖里的少年抬头来，向青天深处笑一声——"

这首几近遗忘的老歌，一下子竟然占据了我的整个大脑，歌词的每字每句好像都是为李老师量身定做的。我不知道李老师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过什么感觉，有没有跟着哼上一句"让我实现一生的抱负，摘下梦中满天星！"总之，在李老师的文字里，我看到了那个在崎岖山路上不停奔跑的坚毅少年，那个弯着腰一直向上向前的负重身影——

因为父亲生病丧失了劳动力，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李老师初中毕业就接过父亲的锄头，播种锄禾，扶犁耕田。年仅17岁的他，在劳作之余经常伤心地翻翻课本，在作业本上写一点杂乱的句子。刚开始他还借来高中的课本自学，后来专攻文学。每年的春前秋后，趁农闲季节，跟着村里的伙伴一起去深山老林，替人砍树、背树、烧炭，或给别人做香菇。无论是在自家的木阁楼里，还是在原始森林的菇"寮"里，李老师始终没有放下书和笔。

二十多岁时，李老师用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和一个初中同学到县城办起了一家木制品厂。后来由于市场滑坡，辛苦办起的小厂只剩下几台机器，欠了一屁股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不得不又回到山村的他仍坚持写作，在磨难中写，在绝望中写，在迷茫中坚持，在痛苦中坚持。虽然被人逼债逼得满天飞，但他的一些文章相继在一些报刊发表了。于是，他更加坚强地生活，种地、外出打工、写作，一天又一天地艰难生活着。

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丽水地区的一家报社公开招聘，李老师有幸当上了一名招聘记者。在常人眼里，记者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李老师何尝又不是这样想的。当时虽然拿着微薄的工资，但能去报社参加工作，这是他拼搏多年的心愿，于是他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向老编辑们虚心请教。几年后，他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在报刊、杂志上相继发表了上百篇的报告文学和散文。

后来为了照顾家人，他选择调回了家乡的报社，还托人办了农转非户口。心想，多年颠簸疲惫的心总该有个归宿了吧，但是回去工作一年多一直拿不到工资，道道关卡卡得人喘不过气来。

人说"三十而立"，自己却一立未立，多年苦苦的自学，多年艰辛的求职，却只能漂泊在城镇的边缘，只能在租住的民房里写下自己的辛酸苦辣。幸运的是，李老师终于遇到了一位好姑娘，虽然婚后还得租房，还得不停地"挪窝"，但终究是有了自己的家。

年复一年，经过近二十年不懈的努力，李老师终于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事业有成的他，不敢忘记自己曾是个农民，也没有忘记曾帮助过自己的人，他还是那么努力拼搏，还是那么朴实率真，还是那么初心不改。

从"活着有希望"，到"活着永远有希望"，是李老师对生活最真切的感悟，也是他想送给每一个有梦想之人的鼓励。

解读朱敦儒《鹧鸪天》

■ 章鸣鸿

鹧鸪天·西都作
朱敦儒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
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
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早上偶然读到这首词，令我精神为之一振，狂词疯语，比李白还放诞不羁，反复读之，真欲拍案叫绝。当然我自己是平常人，没有朱敦儒这样的才华和狂荡，词中的境界只有心神向往，只能跟着朱敦儒去想象而已！

我爱山水，也喜欢以山水草木为友，只要有空闲，遇上好天气，我也喜欢去爬爬山，看看白云流水，听听虫鸣鸟唱，"我是清都山水郎"，我引为同调。但我是凡人，我不能批出"给雨支风券"，也无处可上"留云借月"的奏章，只能顺从天意，晴天我可以出游，雨天我只有居家做我喜欢的事。但"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的仙人境界，还是着实令我艳羡不已的！

"诗万首，酒千觞"，我尽管喜欢写速朽之诗，但目前自己的一首诗也流传不到世人口中，仅写诗自娱而已。我酒量小，三两白干，走路就踉踉跄跄，说话语无伦次，哪能喝"酒千觞"呢！朱敦儒能狂，我只有当"缩头乌龟"哦。"几曾著眼看侯王"，我平头百姓，不在北京城，那些委员部长，我想看也没有机会看。"玉楼金阙慵归去"，富丽堂皇巍峨宝殿，我也不敢去接近，我住的是普通商品房，走出门看看小区的水塘、枫树、桂树、月季花什么的，就觉得享受了美，生活有点意思了。"且插梅花醉洛阳"，我一个中年男人，如果头上插满梅花，那人们一定以为我精神不正常了，我可以在梅花园里细细观赏，带一袖清香回家。

词人朱敦儒可以疏狂，可以呼风唤雨，可以蔑视权贵，可以饮酒千钟，可以超尘拔俗，而我在心里把他的所作所为想象一下，就令我会心微笑了。我喜欢这首词，我会反反复复读它，因为肉体的我是受了限制的，但灵魂可以自由翱翔！

浅探《满江红》：张艺谋电影的文化诗学

■ 李文龙

要理解张艺谋电影的文化诗学，我们就必须基于对其电影的文本细读。而本文将基于以电影《满江红》为例，简析其电影以尝试窥探其文化诗学。

《满江红》最终定位成了喜剧，但其最初剧本创作时定位为历史正剧。而影片设置背景是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丞相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的前夕。这是完全真实的历史背景，但影片的故事，包括两位主角张大（沈腾 饰）与孙均（易烊千玺 饰），皆为编剧的虚构。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葛林伯雷指出，任何历史文本都是主观的，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偏见下写成的。很明显，《满江红》是这样一部"主观性"的历史文本。而其文本，即是文化与历史的产物。《满江红》不仅与南宋的文化与历史息息相关，也与当下的文化与历史息息相关。

前面提到，既然《满江红》是一部"主观性"的历史文本，那么其真实性必然会遭到质疑。这一点很关键，如果影片的真实性被正在观影的观众质疑，那完全会减弱影片的张力。这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影像创作者想要的。而《满江红》在视听上的诸多尝试，即是要使影片的内在逻辑形成一个闭环，即使影片为虚构，也要让观众在观影时"信服"。故在影片伊始，就使用了一个长镜头，除叙事作用外，同样展示了丞相府的空间和建筑结构。观众也很快就会明白，影片故事的推进，和空间的转换，几乎是连为一体的。影片的镜头使用也极度克制，在孙均醋刑审讯张大时，在大多数导演会使用主观镜头的时刻，影片创作者为了不让观众共情，除了使用了一个特写外，几乎全是使用全景来拍摄，张大的惨叫也用背景音乐来掩盖。此外，影片的"共时性"亦可乐道：影片中的故事限定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查案子，而影片也用两个小时讲完了查案子的故事。因此，影片前120分钟全程无闪现回放，其目的也是和前面暗合的。

而终究《满江红》的类型定位是喜剧和悬疑剧，纵使张艺谋和陈宇的野心如此，不可能完全为了叙述一种历史，而不顾其商业性的设定。而喜剧和悬疑，本身就是需要极强的戏剧性去塑造的。影片创作者如何处理？喜剧上，影片创作者选择在完全尊重空间的前提下，去寻找具有喜剧感的笑点。如开头张大等士兵抽稻草，即是典型。而悬疑，影片在叙事上具有数次反转。若按照小说的逻辑，这很可能会使小说的内在逻辑崩坏。但影片之所以区别于小说，就在于其可以在视听上下功夫。如多次出现的窥视镜头，隔着类窗式结构去拍人物对话（大多数是人物在密谋），就为后续的反转打下基础；还有如孙均的"踩门槛"极其微小的动作设计，也为尾声的最后一次反转作了铺垫。

谈《满江红》，就不得不谈其尾声的"奇观"塑造。想象一下，你现在是编导，你需要让秦桧所领的禁军，在秦桧（表面上看来是）激扬澎湃地领读下，全军诵读岳飞失传已久的《满江红》。这几乎是一个如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一样的剧作难题。而影片不仅做到了，而且没有使影片的内在逻辑太过于崩坏。不过，反过来想，为什么张艺谋和陈宇想要去完成这么一个"奇观"塑造？借剧中人物秦桧之口亦说——这么多条人命，就为了《满江红》的背诵？我们不妨再想想，影片里特地提到的一个书记官角色设计。我们不难发现，在那场审讯戏里，删去书记官这个角色，影片在逻辑上也完全是成立的。很有意思，影片是基于架空的历史，但影片文本中却特别关注历史书写的问题。

请注意，千万不要被影片所谓的"精忠报国"和宋金交战所迷惑。这绝对不是影片的主题，最起码不是最重要的那个。福柯曾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精忠报国"在南宋，是抗金以报答南宋政权。而在今天的中国，"国"已经不只是个政权概念了。而曾经的宋金民族问题，如今均在中华文化的统一之下，亦不存在争议。

文化诗学论者蒙特洛斯指出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或可较好地解释影片中的矛盾，即：对于创作者而言，不可能接触到一个所谓全面而真实的历史，或在生活当中体验到历史的连贯性，对观众来说也是如此。《满江红》所致力的，即是在私人文本中书写出一个可信的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纵观张艺谋的导演生涯，无论改编自先锋小说家作品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是商业大片《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都在尝试通过私人文本书写历史。因此，片中的历史错误也算是有了个合理的解释，即为何秦桧（1090–1155）尚活着的年代里，会出现宋末词人蒋捷（约1245–1305后）的《一剪梅》唱词。在私人文本中，历史永远是被个人书写的，而正史的真实性是有待确认的。而通过私人文本书写历史的同时，张艺谋在创作影片中作出的选择亦耐人寻味：虽然历史的真实是难以体验的，但他坚定地选择相信现存正史中的忠臣岳飞，唾弃现存正史中奸臣秦桧。

总结来说，张艺谋导演新作《满江红》在贺岁电影群中，值得一看。尽管问题众多，《满江红》但就春节档的其他影片来说，质量尚可。而在张艺谋个人的导演生涯中，《满江红》虽并不出众，但仍是其近年来的精品，在张艺谋一以贯之的文化诗学之中，亦可见他的自我创新。